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平定金川方畧卷十八至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蔣繼焕

謄録監生臣李如梓

平定金川方略卷十八

十一月己卯

上諭内閣曰川陜總督統轄四川西安甘肅幅幀甚為遼濶在尋常無事之時尚虞鞭長不及現今金川軍務未竣地方公事及籌辦軍需一切調度總督駐劄西安難於遥制即將来平定亦經理需人從前曽經分設總督就近綜理尚書尹繼善今現

奉差在陜著即授為陜西總督策楞著授為四川
總督管廵撫事戸部尚書員缺着舒赫德調補兵
部尚書員缺著瑚寶補授瑚寶未到以前兵部事
務著舒赫德兼管甘肅廵撫員缺著鄂昌補授其
分設總督事宜交該部查例定議具奏是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尹繼善曰大軍由陜至川道
路甚遠該省本年又有被災州縣物力不能充裕
陳宏謀本係漢人籌辦此等事件力有不足且該

省總督連年未有專員是以前諭將軍傅第等協同辦理今觀陳宏謀所奏情形頗屬拮据現在特派尚書尹繼善馳赴西安暫理督務其馬騾臺站等事俱著尹繼善實力妥協料理倘有貽誤尹繼善不能辭其咎至西安同州鳳翔乾州耀州等二十州縣秋禾被旱成災所有加賑事宜雖該撫等現已酌辦尹繼善亦應稽查督率務令小民均沾實惠勿因專意辦理軍行事務於地方民事轉致

不能周詳

臣等謹按是月之杪經畧𠒇程赴營金川尚

未底定維時調餉徵兵軍書旁午

皇上經營籌畫披覽章奏訓諭臣工既極宵旰之勞

而於陝省偏災惓惓

注念猶復

申諭督臣盡心查賑務令小民均沾實恵

聖主之痌瘝民瘼舉念不忘如此

是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畧大學士傅恒曰此番金川軍興供億實為浩繁視從前西北兩路軍營費用較多數倍彼時勞師遠出十有餘年所費不過六千萬今用兵僅二載耳即以來歲春間奏凱言之亦非千萬不可如運米脚價北路經途數千里增加至十八兩今自成都至軍前祇數百里而價亦如之固屬從前所定章程未為詳妥但由斯以

觀經費實亦難乎為繼矣在金川小醜朕本非利
其土地人民亦非喜開邊釁第以逆酋跳梁不逞
置之不問無以懾服諸番寧謐疆宇前此訥親等
措置乖方以致老師縻餉若不改絃更張則人事
尚為未盡今滿漢官兵精鋭畢集兵力足矣經略
大學士傅恒體國公勤忠勇奮發將略優矣儆芻
輓粟士馬飽騰物力充矣以此摧鋒前進自蒙
上天孚佑可一舉而迅奏膚功誠為國家大慶然此就

人事言之耳倘萬分之一有出意料之外或逆酋自恃天驕如尉陀之處南粤未遽掃穴犂庭一過春期經略大學士乃朕股肱左右之臣豈可久勞於外且入夏雨多進取非便而京兵不服水土又豈能暴露蠻荒以待秋晴攻勦況以帑藏之脂膏供不貲之糜費尤為非計我君臣如此辦理人事已盡亦海内所共知朕意此時且應極力進勦倘至明年三四月間尚不能尅期奏績不若明下詔

旨息事寧人專意休養亦未始非兩階干羽之遺
意著將此旨密諭經略大學士知之是日
上又諭內閣曰前據經略大學士傅恒奏稱直隸山
西供應大兵車馬甚屬妥協朕原有旨俟大兵陸
續抵川經略大學士具奏到日將沿途該撫等分
別優劣交部酌議賞罰今據汪札爾奏稱直隸臺
站有道員陶正中在彼稽查而山西境內惟腰站
有馬數匹尚未設定軍臺亦無呈驗馬匹道員葛

爾福聞在平定州及過彼處並未謀面大站馬匹疲瘦不堪平陽府乃係衝衢既無馬匹亦未見該守令等現在正值軍興臺站傳遞奏報事件不容稍稽時刻是以特交軍機大臣等議將部院司員筆帖式揀派坐臺並飭該地方大員分站往来督察至大站馬匹供應官兵騎換以便遞行無滯均屬緊要直隸總督那蘇圖經理得宜急公可嘉即以陶正中而論伊前在山西藩司任内因辦差平

常降為道員彼時即阿里衮為廵撫也今乃親身查辦無誤陶正中非劣於山西而優於直隸良由那蘇圖董率有方屬員均能奉公奮勉而阿里衮當經略大學士經過時知其必當入告故為加意應付及出境後輒一切懈弛屬員相率效尤遂致曠官離次其陜撫陳宏謀原係漢人於經理此等事件本非所優是以前令將軍博第等協同照料且該省道路既長而州縣中年偶不登者有之既

聞其措辦拮据特遣協辦大學士尹繼善前往暫管督務所有軍需馬騾及臺站事宜自當加意籌畫矣此番軍行迅速乃史册所未有實因國家當全盛之時威德遠届徵調所至踴躍從行且物力充裕從容措置悉合機宜然大臣宣力封疆當知輕重緩急軍旅之事較錢穀刑名簿書期會孰重即不能擐甲荷戈馳驅敵愾而於此等處克殫心力共矢勤勞亦與從事戎行者無異那蘇圖實心

經理諸務妥協著即交部議叙阿里衮雖供億大站官兵尚無貽誤而怠玩於後功過僅足相抵著嚴行申飭仍令明白回奏並令親率屬員帶領馬匹前往逐站整飭蒠爾福係專派承辦之員如此漫不經心不可不加懲儆著交部查察議處陳宏謀雖亦有過但念漢人本不必責以急公免其置議並曉諭中外知之是日經略大學士傅恒奏言

臣查沿途驛站遞送事件情形緩急並無一定

惟任驛卒遞送甚未妥協如京城本月十四日
發来報匣臣於二十日卯刻即在扶風地方接
到而今日接到事件亦係十四日由京發来者
相距已經三日雖行走時刻或稍有不同然亦
不應懸殊至此況十五日發来之報匣亦於今
日接到則知遲速並無一定顯係地方驛站毫
不經心一任驛卒隨意遞送若不亟行嚴查恐
緊要事件貽誤非輕請

勅下兵部作何設法稽查不使遲延時刻交與地方
官遵照辦理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等速議議曰設立臺站原為馳送軍
機事件俱關緊要難容稍誤時刻今經略大學
士傅恒所奏京師同日發往之報𢔶收到遲速
竟至三日之久總緣川陜二省距京遼遠至今
驛務尚未齊備所致應速行總督尹繼善並各
該撫等令選派賢能大吏帶領馬匹會同坐臺

章京筆帖式作速備辦其章京筆帖式如尚有
未經到汛者速行催趲前去嗣後一切馳送軍
機事件俱設立排單如自京發往者將月日時
刻報匣若干封套若干逐一註明排單之上沿
途驛站人等查看排單於何時接到何時發往
逐站填註明白遞行馳送由軍前遞京事件亦
照此設立排單填寫如某處於所記數目時刻
錯誤又擦損者其下站即於排單内註明一面

馳送一面挨查仍報明軍機處及兵部倘有漫不經心隱匿不行申報者或被經略大學士查出或被督撫糾叅將章京筆帖式等交部嚴加議處

上從之

十二月辛巳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尹繼善等曰據直隸總督那蘇圖奏稱東三省兵丁陸續抵京自應速為料理

前進現將各站車馬飛飭預備齊全伺候計算毋
起五百名行走即四日一起或三日一起亦儘能
應付無誤那蘇圖辦理此事甚屬可嘉但不知河
南陝西二省亦能如此料理齊全令兵丁陸續前
進不至擁擠否可即傳諭尹繼善鄂容安陳宏謀
令其即速照直隸預備應付無誤一面辦理一面
奏聞其自神宣驛至川出口一帶俱係川省所屬
並諭令班第作速預備毋致遲滯

壬午

上諭內閣曰訥親辦理金川軍務乖張退縮老師糜餉經諸王滿漢文武大臣等叅奏朕諭令侍衛富成將伊於奉到諭旨處拿問拘禁其舉動言語並令富成逐一據實陳奏今據富成奏稱訥親云番蠻之事如此難辦後來切不可輕舉妄動但此言我如何敢上紙筆入奏訥親此語實為巧詐之尤伊受朕殊恩一十三年推心置腹何事不可陳奏

如果賊徑十分險峻伊曾身同士卒盡力進攻屢冒鋒刃猶不能克再調勁兵更番前往仍不能深入其阻而供億浩繁徒糜帑項則當以實在情形奏聞請旨罷兵況金川之事自因其與澤旺搆釁涉及邊圉不得不發兵致討朕實非利其土地人民輕啓兵端前後所降諭旨皆詢親同辦之事迨伊與張廣泗久無成功朕又屢次傳諭令其詳悉斟酌倘有不能殄滅之故即可明言其所以然直

請班師毋得含糊兩可且於伊奏摺內批示云豈有軍機重務身為經略而持此兩議令朕遥度之理如能保明年破賊增兵費餉朕所不惜若終不能成功不妨明云臣力已竭早圖歸計以全始終訥親以親信重臣膺閫外重寄經朕如此諄切指示亦當遵旨據實覆奏朕豈有不加以裁酌允其所請之理且伊果肯侃侃直陳則此局早已可竣何用糜費如許物力是今歲之稽遲皆訥親之貽

誤答更何辭又或慮奏到時為軍機大臣及辦事司員所知亦宜親筆密緘直達朕覽何得謂之不敢上紙筆入告此等緊要情節不敢入告豈如伊歷来奏摺摭拾浮言自相矛盾者轉謂敷陳之道當如是耶夫面從而退有後言乃人臣所當切戒訥親所稱後来不可輕舉妄動之語軍機大臣等能窺見其隱衷乎伊之意自知身名決裂且無子嗣計無所出輙思以不必用兵之言博天下讀書

迂愚無識者之稱譽而以窮兵黷武之名歸之於
朕此其心懷狡詐實出意想之外朕誠不料十三
年來加以隆恩渥澤而訥親之忍心害理竟至於
此或
上天以此示朕俾知用人之難耶訥親又云皇上只想
我膽大我如何當得起訥親退縮偷安不敢衝鋒
奪險實乃毫無膽量朕方責其過於畏葸過於膽
小何嘗慮其膽大昔伊祖額宜都冒險登陴流矢

貫脛著於女牆之上猶能負傷血戰不以為苦為
國家建立大功今其孫委靡至此實朕所不能解
又訥親聞雲梯兵過輒云此皆我罪若我今年辦
理得妥何致聖心煩躁又令如許滿洲受此苦累
此言尤為可駭滿洲官兵有勇知方一聞調遣無
不鼓舞忭躍志切同仇皆衆人所共見朕方深為
嘉悦而訥親乃以為受此苦累伊從軍營中來為
此浮言揺惑軍心俾衆人聞之不知賊境如何險

阻如何艱難此惟經略大學士傅恒忠勇奮發金石同堅不為所惑耳兵丁一聞此言勇往之氣有不略為消沮者耶明係伊自不能成功而轉忌他人之成功故為此語巧於離間衆心而不顧國家之大事此其罪可勝言耶訥親一案俟朕另遣大臣前往審訊著將此旨曉諭中外知之

甲申

上諭内閣曰據經略大學士傅恒奏稱本月二十四

日入四川境至神宣驛即無馬匹更換次日由水路至昭化縣見第五起雲梯兵尚留該縣詢稱因無馬阻滯又問該縣稱備馬四百匹俱為上起雲梯兵騎去未回署撫班第尚在軍營布政使高越等僅具一稟內稱俱照傳牌行令州縣按數預備其實第一站即無馬匹應付又不多派大員而疲玩之州縣惟以藏匿不出為事朕覽大學士所奏不勝駭異現在赴川官兵分起前進均於議定之

日飛速行知各該督撫司道伊等自應早為預備

俾官兵遄行無阻況雲梯兵三百名分六起進發

而經略大學士隨從員弁亦僅一二百人乃甫入

川境即已如此將来京兵及東三省之兵陸續到

齊必致益加壅滯班第身任廵撫自當預為調度

嚴督屬員迅行妥辦今乃怠玩遲誤咎無可逭但

念其尚在軍營從寛交部察議高越前在東省辦

事尚屬有才是以由道員超擢藩司自宜感奮實

力料理何得漫不經心貽誤至此著革職交與經略大學士傅恒署撫班第令其自備資斧差遣效力贖罪紀山雖經革職但在川已久該省情形頗為熟諳著即署理布政司印務竭力辦公以贖前愆武宏緒係專辦驛傳之員乃毫無整飭照料以致有誤軍行甚屬溺職著革職一併交與經略大學士等令其自備資斧差遣効力至班第紀山等皆非長才不能優裕肆應現今川陝官員廢弛已

極當此軍興旁午之時尤關緊要急宜整頓必得幹練大臣前往督率方能妥協策楞赴任尚須時日著陝甘總督尹繼善就近馳赴川省由陝至川往来查察督辦俟策楞抵任後尹繼善回駐西安務期供億完備軍旅遄行俾膚功得以早奏其餘怠玩藏匿之地方官俟軍務竣日另行核其功過辦理是日瑚寶奏言京兵三百名一起改為五百名一起逐臺增添馬匹約需八千有餘陝省辦

理未免艱難因思西寧一鎮處在極邊且值防冬之際該鎮兵丁既未便派撥則馬匹正可調用以濟急需隨檄令西寧鎮臣張世偉刻即派調連鞍營馬二千匹剋期於十二月初間全抵臺站以備增添之用仍令該鎮即行領價買補以實操防此項撥濟馬匹俟撤臺之日仍可分撥各鎮營抵補兵丁倒馬即於歲領倒馬銀兩項下扣銀一萬六千兩以還西寧鎮所領馬價

庶庫項毫無多費而營馬臺馬均可有資但馬匹雖經借撥而需數尚多伏思晉省之蒲解二府州為畜牧騾馬最多之區且與陝省祗隔一河如陝省雇覔不敷應即飛咨晉省飭令蒲解二府州在於近陝各屬代雇民間馬騾以濟軍行亦可無誤現在札商陝撫臣陳宏謀聽其酌核辦理奏入

上命交總督尹繼善酌辦

乙酉

上諭内閣曰經畧大學士傅恒自奉命以來公忠體國殫竭悃忱紀律嚴明軍行甚速途次衝風冒雪晨夕驅馳兼辦一切諮詢機務刻晷鮮暇常至徹夜無眠今日披覽來奏甫入川境馬匹遲誤減從星發竟至步行苟非一秉丹誠心堅金石安能若是將來迅奏膚功自當優議酬庸之典而目前之勞瘁實屬超倫朕於臣工有善必彰即如那蘇圖

所辦軍行供億預備妥協乃軍旅中之一節尚加
議叙況經略大學士如此忠勤豈可不加優奬在
經略大學士冲挹為懷此次及將来大捷議叙自
必力辭而在朕賞罰權衡大公至正之道固不得
以意為輕重也經畧大學士著交部從優議叙是
日
上又諭内閣曰髙越武宏緒遲誤軍行昨已降旨革
職今覽經畧大學士傅恒所奏四川境内並無伺

候馬匹不得已只帶十數人於陜省疲乏之驛馬內揀選乘騎馳赴成都趕辦供應後來兵丁馬匹途次馬乏之竟至步行高越等以方面大員承辦軍旅要務大站之馬或一時不能接濟何至並經略大學士所需馬數十匹亦全至貽誤現在大兵陸續抵川軍務甚關緊要直隸山陜等省均應付齊備而川省怠玩廢弛至於此極殊出意想之外其漠視公務貽誤軍機情罪重大革職差委不足蔽辜

高越武宏緒著於成都枷號示衆俟舒赫德到時
帶至軍前會同經畧大學士嚴審定擬具奏
丙戌軍機大臣等奏言現今川省馬匹缺少大
兵按站前進不無擁擠阻滯亟應籌畫接濟況
沿途驛站亦需馬匹而將來大兵凱旋馬匹又
在所必用臣等商酌京城八旗馬匹不下二萬
未經起程之兵尚有二千名若將八旗馬匹內
撥出三千匹分為四起按起騎至良鄉即留該

處將良鄉之馬騎至下站亦留於該處照此遞
站倒換直至成都如此辦理不須一月川境可
添馬三千匹於軍行大有裨益如蒙
俞允則明日起程之兵即如此辦理再查大兵現在
由豫入陝抵川晉省祇備臺站馬匹並不供應
大兵則臺驛馬匹應屬有餘請即行文晉撫將
該省馬匹酌撥二千選派幹練武弁分起由便
道解赴陝省供應兵行其陝西與四川隣近所

有預備之馬令該督撫委員就便解赴川境由
川陝交界之神宣驛一路沿途接應至湖北兵
四千名業經傳調則有此預備之馬騾已可不
用應行文該督撫令其酌撥二千匹頭即交與
現在奉
旨派出領兵將弁分起由便道解赴川省於成都一
帶沿途迎接官兵事竣之後或應留用或仍發
回本省交與尹繼善策楞酌量辦理

上從之

丁亥軍機大臣等奏言八旗官馬派撥三千匹前往軍營其缺馬應行補額臣等遵

旨酌議請於現在上堵塔布孫諾爾騸馬廠内挑選身大口小者三千匹作為官馬若但聽馬廠蒙古等挑選恐未能如式應派馬廠侍衛一員該部司官一員會同該處總管挑選務期合式馬匹入口時按站喂養到京後分給八旗拴養以

補足原撥之數

上從之是日西安將軍博第奏言軍興以來動用驛馬最多往往易致疲瘦僱覔馬騾不能應壯雜用營馬亦不能耐久現在官兵俱係兼程進發若不安設腰站稍息馬力恐有貽誤關係匪輕臣與撫臣陳宏謀酌議於西安兵丁所餘馬匹内通融派撥一千四百匹於七站之内各設腰站庶馬力充裕兵到遄行可免貽誤奏入

俞旨報聞

戊子

上諭內閣曰金川用兵以來張廣泗貽誤於前訥親貽誤於後兩人之罪狀雖一而其處心積慮各有不同至於自逞其私罔恤國事則實皆小人之尤矣朕昨御瀛臺親鞫張廣泗凡伊狡詐欺飾緊要情節俱經一一供認而其茹刑巧辯毫無畏苦之狀左右大臣皆以為目所未見即此一節與市井

無賴何異又今日接到富成所奏訥親明白回奏一摺其乖張舛謬之處經朕所指出者悉無可置辯惟思求見朕面不知伊尚有何顏見朕且求赴軍營効力伊曾為大學士將欲效士卒奔走猶得覬驍騎校耶其頑鈍無恥實甚觀此則張廣泗乃剛愎之小人訥親乃陰柔之小人自當僨事一至於此矣而張廣泗初抵軍營以為金川賊酋亦如黔苗之易制屢次妄為大言可以刻日奏功既而

久無成效時復失機則又委過屬弁藉口兵單及
聞訥親前往伊復持兩端懷怨望訥親能辨此事
固可依附而邀次等之功事不成則咎在訥親伊
乃一切推諉使陷於敗仍可復據其任是以於訥
親之種種乖方並無一語入告其後見訥親之必
敗乃向屬員訕笑誹議備極險忮情態蓋恐此時
據實奏聞猶或致譴責不若含混詭隨坐視其決
裂之為得計也此其心輾轉數變狡獪叵測經朕

詳悉推勘洞見肺肝始得實情吐露訥親且在其
術中而不覺矣至訥親身膺重寄退縮無能早為
張廣泗所窺任舉敗後遂至一籌莫展且恐固原
兵丁生事曲加重賞轉囑張廣泗彈壓而於張廣
泗之挾詐誤公又不據實陳奏意欲留以為卸過
之地伊兩人互相推諉其過惡之剛柔異而其心
則皆不可問也夫訥親張廣泗在大臣中皆練達
政事之員使其不過此等重務均可擁高爵而歷

亨衢優游終老何至敗露若此可見人臣居心惟
當一秉至誠使能公忠體國自邀休佑如其懷私
自為雖以訥親平日之小心謹密張廣泗平日之
熟嫻軍旅而方寸一壞天奪其魄雖欲幸免而不
能豈不大可畏哉訥親張廣泗固不幸而遇此事
而朕因此而益見知人之難則金川之事未嘗非
上天昭示之深仁也朕臨御十三年思與大小臣工共
臻惇大之治而水懦易玩亦朕所深戒豈肯曲法

縱容爲姑息之主耶伊等當此軍國重務而深負
朕恩實非意料所及今特明正其罪以彰國憲乃
朕賞罰無私大公至正之道張廣泗現交軍機大
臣會同該部按律定擬訥親著尚書舒赫德馳驛
前往帶赴軍營會同經略大學士傅恒尚書達爾
黨阿嚴審定擬具奏是日瑚寶奏言護理川陝督
臣傅爾丹以興漢西寧河州各營缺額兵一千
名令臣按額揀選派委幹練將弁帶赴軍營聽

候委用臣隨知會提鎮如數挑選其馬步兵丁務須漢仗雄壯技藝熟練不得以老弱充數領兵官弁亦必慎加選擇勇幹之員所有一切官兵應需銀兩馬匹悉照今春加調官兵之例備辦齊全星速起程其西寧河州兩處官兵令由階文一路直達松潘與漢官兵由棧道就近赴川抵營至官兵沿途行走已飭令嚴加約束務使秋毫無犯奏入

報聞是日瑚寶又奏言前因陜撫臣陳宏謀札商陜省需用馬匹甚多令臣代為籌畫臣隨酌擬派撥西寧鎮標營馬二千匹刻期前赴協濟今接陳宏謀札稱陜省多方催覓騾馬已有一萬三四千匹頭將来即有疲乏不敷商之將軍尚可通融借用其西寧派調營馬二千匹可以停其調遣臣查陜省馬騾既可敷用則西寧馬匹自應停其調遣以省勞費已飛飭鎮臣張世偉遵

照停止奏入

報聞是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尹繼善曰據瑚寶奏稱陝省安設臺站派撥營驛兵丁所需馬匹草料請於管站官員處支領在各兵季餉內扣除但該省今歲收成歉薄即酌中定價亦多至一倍若在季餉內扣除不無虧缺請自各兵到臺之日起至撤臺之日止將應領馬乾草料按日扣還其不敷銀兩應

請作正報銷又稱回馬兵丁口食一項原應令其自備但本年食物昂貴各兵所關糧餉有限若令自備口食則家口在營未免拮据懇將督撫兩標固原興漢等鎮營回馬兵丁每名每日酌給口糧銀四分俾免内顧朕思陜省現今草料價昂兵丁季餉不敷扣還難免拮据而回馬兵丁遠赴臺站令其以所關糧餉自備口食則家口必致艱窘瑚寶所奏似屬實情著將此摺録交尹繼善酌量如

果屬可行一面傳旨辦理一面奏聞又瑚寶所奏
停調西寧營馬一摺亦著交尹繼善聽其酌量

平定金川方略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平定金川方略卷十九

十二月辛卯

上諭内閣曰經略大學士奏稱布政使高越抵任甫經八日其貽誤供應馬匹之處情稍可原罪猶可逭前經經畧大學士因川省貽誤軍行馬匹具摺叅奏朕以高越係地方大員武宏緒專司驛傳有誤軍機情罪重大是以降旨將伊等革職枷號示

衆今據經略大學士所奏則高越情有可原着賞給道員職銜留於川省委用布政司印務仍令紀山署理至武宏緒身為驛道罪無可逭仍照前旨行朕用人行政一秉至公即如高越貽誤軍行則重治其罪今既知其情有可原即寛其罪譴予以自新輕重權衡絲毫不爽經略大學士居心公正辦事精詳是以叅劾於前請寛於後與朕意脗合君臣之間辦理政務果俱能如此則事未有不當

而功亦未有不成者朕於滿漢大臣原無歧視但其中有知恩者亦有負恩者如訥親之辜恩負國外謬乖張朕既置之憲典而忠勇奮發如經畧大學士者朕豈可不加之優奬以勵臣工以重國事乎經畧大學士傅恒前已有旨優敘其隨往之達爾黨阿達青阿安冲阿亦甚奮勉着交部一併議敘將此傳諭中外諸臣俾知效法

臣等謹按天道無私故風霆雨露無非教也

曷嘗以有心預乎其間擇一人而福之擇一人而禍之哉亦就其人之所為而各予以應得耳我

皇上體天之心以為心是以慶賞刑威無一不出於大公無私之則固不止高越之一時一事而就此一時一事觀之

聖諭所頒於因物付物之理深切著明如此此所以勉進羣工者至矣

是日岳鍾琪奏言續調雜谷土兵二千名攻勦黨壩陸續到營者已有五百餘名臣查塔高山梁界在康八達木耳金岡兩山之中乃各處總滙之路若此梁一克可斷賊番應援之路並可攻取康八達要隘但塔高山梁賊番修有木城石城土卡三座周圍險峻防禦亦嚴賊兵甚衆非用奇難以制勝臣於十一月十八日乘天氣尚晴仰遵破堅碉而殺賊衆之

聖訓派遣新舊官兵一千二百名明攻木耳金岡誘
賊蟻聚救援以便乘機攻奪塔高山梁等處新
兵鼓勇與在事官兵奮往直前奪獲土卡平房
三處水卡一處斃賊一百餘名所獲刀矛器械
甚多臣與法酬董芳鍾秋胡西等親臨督陣見
守備馬化鰲千總馬漢臣等俱奮不顧身各帶
鎗石等傷賊勢大挫塔高之賊漸移至木耳金
岡為自守之計正可乘虛攻取塔高不意十八

日黄昏時降雪約深二寸至二十日尚未晴霽

容俟天氣一晴即便督兵進取奏入

諭曰汝調度有方實可嘉悅總俟克成大勳從優議

敘

壬辰軍機大臣等奏言張廣泗受

恩深重歷任封疆

皇上因其尚諳軍旅

特命以進勦金川事宜自應竭力籌辦乃張廣泗自

抵軍營以来毫無成筭始則分兵十路調度失宜繼又措置乖方以致屬弁張興失機陷没他如遺棄軍裝砲位失火轟碉焚毁官兵率皆委過於下惟以尅日成功屢行妄奏遷延歲月糜費不貲及聞訥親前往即諸事推委漠不關心且信用賊酉姻黨袒庇黔省劣員身為總統布散流言煽惑衆聽其乖張欺罔目無法紀罪狀非一臣等按律擬議張廣泗失誤軍機漏洩軍

情熵惑人心守備不設為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毀棄軍器罪皆應斬加以種種負

恩有心誤

國實刑章所莫逭為覆載所不容應將張廣泗擬斬立決以正典刑以昭大戒得

旨張廣泗着即處斬着得保勒爾森前往監視行刑

癸巳廣西巡撫舒輅奏言接准部咨令廣西撥銀五十萬兩解赴川省臣謹分作兩運起解每

運起解二十五萬兩第一運委桂林府通判文德試用州判張梓領解於十一月十六日起程第二運委借補荔浦縣知縣王烳臨桂縣典史梁恒謙領解於十一月二十日起程奏入

上諭該部知之

甲午經略大學士傅恒奏言臣於二十八日卯刻接到傅爾丹班第報匣内摺奏一件係黨壩頭人乞降賊酋形勢窮蹙及郎卡病重差員往

驗臣細閲此摺辦理殊未妥協既云乞降而逆酋並未親自到營即郎卡果係病重莎羅奔何以亦不親行且差員往驗既到彼處郎卡如何情景出何語言亦應一一陳奏何以並未述及賊人乞降逆酋未至但據頭人虛詞即差員往驗似屬非體况緑旗兵丁現屬懦怯楊自功等又係微員倘入賊境微露畏葸之形豈不損軍威而傷

國體即欲借此知其山川要隘內潰情形亦應令
素有膽智之大員前往自非千把微員所能勝
任且馬知非逆酋自揣勢窮姑為乞憐之狀偽
作郎卡使我兵識認以為將來免脫之地或聞
訥親等前往黨壩傅爾丹等又至美諾會商將
從黨壩直入故令我軍識其道路將來從此取
徑可以預為設伏施其詭計種種賊情俱未可
測而岳鍾琪等並未籌及臣至軍營自當將此

情節一一告知傅爾丹等以防賊之譎詐聞軍中綠旗將士知臣來川日切盼望而傅爾丹等聞臣將至轉生疑懼之心臣至軍營當詳悉開導使之釋然一無繫慮自可專心辦理軍務至傅爾丹年已六十六歲精力就衰惟熟於管理滿兵將來應令專辦營盤一切事宜其餘不使分心惟用兵一事亦與隨時商酌臣至黨壩欲語岳鍾琪云爾受

皇上深恩棄瑕録用當一矢丹誠竭力報効不可稍
存贍顧我奉
命經略調兵如此之多即仰仗
天威勝算剪此幺魔亦我本分之事何功之有若爾
現在攻取漸有進步即爾之功倘更能鼓勇前
進掃穴犁庭則其功益大若爾不盡力我克成
功不能掩爾之過若爾能盡力懋建功勳我為
經略衆人之功即我之功豈有絲毫區别畛域

之見惟在同心協力相與有成可以毫無觀望

如此諄切告語並將此宣布軍中將士使傅爾

丹岳鍾琪等疑懼之心盡釋則胷中既無罣礙

臨事自不至茫無主持伊等皆老成夙將起於

廢棄之餘自切報稱之念臣為開釋其疑與之

和衷共濟庶幾功可速成而臣亦得收臂指之

效於軍務自有裨益是日經略大學士傅恒又

奏言綠營兵丁實少精銳與其徒多糜費不適

於用不如僅取敷用其餘概停調遣臣至西安已告知該督撫等令將各兵實在起程及未經起程實數查覆其未經起程者不必起程今奉諭旨并閱新柱原摺楚兵情形已可概見臣至軍營與傅爾丹等酌定當即行文全數停止原議調兵三萬五千討前停止陜省督撫標兵六千今又停止楚兵八千尚存二萬六千名現在川省供應甚屬拮据今停調幾及萬人所省實多亦

可稍紓物力臣至軍營詳審機宜再與傅爾丹
等會商如尚可酌減即於陜省雲貴兵内議裁
倘勢在必需亦不可再議裁減總俟臣到卡撒
酌定奏
聞至原派將弁奉
旨仍令前赴軍營以備驅策當此需人之際自應遵
照辦理臣前在西安停調督撫標兵其原派領
兵之副將伸佈等仍令前赴軍營亦為需人起

見嗣後若有停止調兵之處俱應遵
旨將所派將弁仍令速到軍前隨時委用庶收得人
之益以濟軍務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曰經畧大學士傅恒所奏料
敵情形之處籌畫精詳思慮周到實乃超出等倫
經畧大學士隨朕辦事數年平日深知其明敏練
達初不意竟能至此即朕自為籌畫亦恐尚有未
周朕心深為嘉悅至所奏各路官兵前據經略大

學士奏稱湖北兵四千名已行文停調而現據新柱摺奏楚兵分為五起前三起共兵三千三百五十名俱已起程其湖南兵四千及湖北襄陽等鎮兵一千六百名現候文到起程而經略大學士又稱俟至軍營會商停調恐到營後行文此等官兵已經抵川勢難再行遣回留營調遣未為不可或於滇黔路遠營分未經起程兵丁內酌量照數減調其楚省候文起程之兵應調應止速行知會方

不至於兩歧仍將如何辦理之處明晰速奏川省自軍興以來民力未免疲憊運夫一事楚省已經抵川之兵其由水路至者尚須於重慶雇夫陸路之兵或可即用來夫長運至營其雲貴兵丁如尚須調遣亦應用長夫運送庶可稍紓川省民力至運糧甚關緊要班第應駐成都接應其往來照料則係兆惠專責務期妥協毋致稍有貽誤經畧大學士所奏都司沈瑞龍若果托病擅回本營自

應從嚴辦理以懲縱弛積習

臣等謹按川省連歲用兵未免有資民力我

皇上征討不庭兵由不得已而出乃

九重之上一惟軫念兵民時殷懷保是以於陜兵應

領馬乾草折則令尹繼善酌量作正報銷而

於各省官兵則令改用長夫以紓蜀民之力

益所以體恤保護之意深矣

是日

上諭内閣曰從前訥親等將總兵哈攀龍參處甚為屈抑朕聞伊在軍營尚為黽勉出力着將部議降二級之案准其開復是日刑部侍郎兆惠奏言現在添調官兵軍糧亟應籌畫查卡撒營中之左右山梁色爾力等路米石積貯無多僅足供一兩月之糧而滿兵前來迅速尤不可不急為經理幸附近之崇德牛廠存糧八千餘石美諾存糧二萬有餘為空卡雪山阻隔不能速運臣等

現在糾集番漢民夫盡數搬取臣兆惠親赴美諾沃日督率臺員捲站疏通班攔龍肋積米一萬有餘急令站夫歸併趲行期無貽誤但兵數既多加以跟役餘丁人數尤衆目今竭力趕運止可供經過大兵支食及卡撤一路新舊兵丁明歲四月以前之用是以臣等已會商分派各州縣碾米三四萬石令就本境募夫長運卡撒限於三月內到齊黨壩甲索兩營現貯之糧均

足供現兵至明年四月以前該二路俱議設重兵則黨壩舊運之數既屬不敷而甲索向係用蠻人烏拉多寡尤難預定杳松潘一路向係雇用烏拉直運黨壩費亦較省該處儘可採辦青稞炒麪已飛飭該同知等儘力速為採買前運黨壩軍營其甲索一路不足之處或由黨壩渡河濟運或交大商分往包運俟王鐙莌清注到營臣等相其緩急難易再為酌定現今各路大

兵尚無分派確數某營實須若干某路應運若干均難預定應俟各路大兵分派確數既定另為從長籌議總期兵食無虧民力不致甚苦庶為妥協奏入

報聞是日兆惠又奏言臣於十一月初七初九等日親赴卡撒左右山梁色爾力等處周覩營壘及賊人碉卡我兵情形接見領兵提鎮將弁詢以防守攻戰機宜覘其人才識見又復詳加體訪

滿洲大臣中惟護軍統領法酬遠駐黨壩未能深悉護軍統領烏爾登為人明白臨陣亦肯向前初在馬奈後調卡撒於指攻之處有利則進無利則退頗能鼓勵將士護軍統領薩音圖前駐甲索無功後赴卡撒亦無見長之處且身為統領而以得離甲索為可幸臨陣不能奮力而又刻於待下似難望其身先士卒而綠營之表率現在提鎮中如原任提督段起賢漢仗雖好

到營後從未建功且舊疾復作扶掖須人留營
似屬無益總兵哈尚德人尚聰明但未經攻戰
不能悉其勇怯總兵治大雄莽阿納俱係循分
供職之員未見格外奮勇惟總兵哈攀龍前攻
渴足嶺頗稱勇往繼攻昔嶺雖未能破亦能身
冒鎗石巡防謹嚴不辭勞瘁在諸鎮中尚為可
用之將其副將以下各員據臣所見頗有人材
平庸龍鍾衰病者擬俟經略抵營告知聽經略

自行裁汰臣又訪聞各省派兵時將備等多有家丁冒充名糧及多占額兵役使者雖係綠旗相沿積弊然當此用兵之際豈容冒濫虛糜亦擬告知經略聽其酌辦奏入

諭曰俱屬公論告之經略大學士以備採擇

乙未經略大學士傅恒奏言臣查川省馬匹甚少供應官兵難免貽誤臣與布政使高越商酌將各州縣未到馬匹極力催趲并令每站設立

夫役將上站馬匹接收加意喂養仍送回原站以備下次兵丁乘騎但此事關係緊要州縣驛丞等員恐不足恃臣見副都統卓鼐尚屬曉事且滿洲辦理此等事件實勝漢人已諄囑卓鼐專心協同辦理臣於途次見西安兵丁騎馱馬騾甚多伊等過成都而西其勢不能多帶必仍留省城喂養莫若購買此項馬匹添補驛站既於軍行有濟而於西安兵丁亦屬有益臣已交

卓鼐將現存馬價銀八千兩并酌於藩庫動項購買現今備辦馬匹既屬艱難而四川地方道路窄狹若遵照原奏每隊五百名一處行走住宿不惟不得如許房屋即帳房蓆棚亦難一時搭蓋臣酌量以五百名分為兩隊每隊二百五十名同行倘住宿之處二百五十名尚不能容則令稍前稍後分派住宿到營所差不過一二日亦不至於甚遲再查從前派往金川之大臣

侍衛官員兵丁等乘騎馬匹背負人夫並無定
額而自成都起程之大臣侍衛護軍校拜唐阿
等所給銀數亦屬過多此次所派官兵甚衆若
照例辦理其勢斷不能給臣等商議俱量為酌
減并明白曉諭兵丁以兵多費廣之故並勉以
立功受賞兵丁等皆深悉地方官料理拮据之
況各無怨言至臣應得各項除鑼鍋帳房之外
一無所取以服衆心惟是成都地方五方雜處

土著甚多而嘓嚕子向為民患滿兵一千六百名派往軍營者已一千一百名僅餘五百名在省而廵撫又在軍營今值用兵之際內地防範不可不嚴臣令布政使高越並飭提督廵撫標下叅遊等官添設堆撥嚴加防守臣即於明日起程前往軍營已諄囑卓鼐高越等俟大兵到日必照現定章程妥協辦理令速起程奏入

諭曰一切事務思慮皆至縱極嘉奬亦不能盡朕意

也是日經略大學士傅恒又奏言臣於十二月初一日酉刻接到岳鍾琪等報匣係報明攻殺塔高山梁等處軍情查近日岳鍾琪所奏連有攻克軍勢漸振此次據稱五路進兵焚燒木耳金岡賊碉房屋及斬殺康八達木卡賊番又將塔高山濠内賊番擊死數十人賊人棄濠奔逃退守土城雖不能即行克取亦漸有斬獲而三等侍衛丹泰奮勇攻擊連殪賊番矢盡尚能力戰

捐軀效命誠可惋惜臣至軍營當査明即為料
理又據岳鍾琪奏稱目今一俟土兵到齊即便
相機進取看來賊勢漸挫亦不能久於負固但
黨壩之士氣稍揚則卞撒之聲勢尤不可少懈
必宜乘機奮擊使賊酋兩地兼顧彼此不能並
支自必易於克捷臣至卞撒當鼓勵軍營及時
攻勦倘此處地勢實不便進兵臣即往黨壩查
勘形勢若其時可以乘機直搗勒歪即從此統

率將士前進并飛速行文令大兵不必復往卡
撒即於中途分道直趨黨壩以省往返軍糧亦
可即行運往現在莎羅奔與郎卡俱在勒歪俾
一舉而二賊俱可就擒是亦一策至卡撒一路
仍令大張聲勢嚴為防禦俟後起兵到再為分
撥夾攻自可速殄羣醜縛取渠魁然此時亦未
便懸擬統俟臣到營審度實在情形妥協辦理
奏入

俞旨報聞是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適據陳
宏謀奏報陝省得雪因思經略大學士傅恒途次
經行天氣悉皆和暖而既過之後則地方又得瑞
雪足徵忠勤為國之大臣自能感召
天和覩此必當仰蒙
休祐迅速奏功朕心極為欣慰著傳諭知之是日
上諭內閣曰經略大學士傅恒途次承辦諸事懋著

勤勞帶往各員如達爾黨阿等前已交部議敘其
隨行辦事之順天府丞胡寳瑔吏部郎中德舒俱
能黽勉効力著交部一併議敘
丙申
上諭內閣曰據岳鍾琪奏稱十一月二十一日焚燒
塔高山梁并木耳金岡之碉樓正在鼓勇殺賊有
三等侍衛丹泰奮不顧身直前撲鬭用箭斃賊三
名矢盡猶且力戰致被鎗傷陣亡朕聞甚為憫惻

官兵奮勇攻賊俱屬平安惟丹泰身歿實為可憫其應如何加恩贈恤之處著該部查例具奏

丁酉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據瑚寶奏陝提延河二鎮及甘撫標河西各標營兵共一萬二千二百名久已陸續起程於二月十五以前可以齊抵軍營如此則攻勦可資矣其與漢鎮兵一千八百名瑚寶既稱應否停止聽經略大學士

酌奪想此項官兵應停應調之處經略大學士已經酌定應速奏聞是日

上諭内閣曰前據岳鍾琪奏報三等侍衛丹泰進攻塔高山梁等處奮勇捐軀朕已降旨交部定議加恩今思丹泰因力戰身殁甚屬可憫伊長子現在護軍行走著授為藍翎侍衛在打牲處行走所遺護軍之缺即將伊次子補授遇便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曉諭軍營官兵知之是日

上又命軍機大臣等傳諭舒赫德尹繼善策楞曰據
愛必達等奏稱黔兵二千名分為四起起程計明
歲正月内均可齊抵軍營昨據瑚寶所奏陜兵一
萬四千餘名亦於明歲二月十五日以前可到但
此皆由各該處起程按日計算其既入川境之後
雖經高越奏稱馬匹業已購覔足用而途次是否
悉能如期抵營則尚未可豫定倘遲至二月以後
始到則緩不及事矣滿兵現已全數啟行本擬二

月初五以前俱可抵營今觀努三所領第一起京兵即因馬疋遲誤留住昭化數日則川省辦理情形其艱難已可概見今經略大學士多方經畫並令副都統卓鼐協同辦理尹繼善亦由陜赴川協辦策楞已星馳抵任而馬疋又經調撥接濟將來自不致如前拮据惟是滿兵九千一可當百須令迅速赴營及鋒而用早到一日有一日之益況五百人分為二起較前更易措辦自當得進則進不

必拘定三日一起之期其由成都抵營郫灌等邑係經由總路羊腸紆折人必單行馬難並駕若各路兵丁不期而會恐難免於擁擠自宜豫為經理毋令緑旗各兵壅塞道途轉礙滿兵前進之路著尚書舒赫德總督尹繼善策楞等詳悉籌辦總期於事有濟如何得便即權宜辦理伊三人仍彼此互相知會惟以善為設法趲行俾得魚貫而前毋過二月初旬之期全數抵營則滿兵得展其趫捷

之能奮勇先登膚功可以速奏其各善體朕意勉
之是日經略大學士傅恒奏言本月初六日行至
汶川縣映秀灣地方接到軍機大臣議覆瑚寶
所奏料理官兵起程一摺内稱陜兵未經啟行
者令臣詳加酌定如可不用即行文停止倘尚
需用則行文該撫等作速嚴催就道迅抵軍營
臣伏思此次原派滿漢官兵三萬五千名現已
停調陜省督撫標兵一千名又擬停調湖廣兵

丁八千名共已停調九千名雖添滿兵一千計止二萬七千名杳傳爾丹等奏請添兵爲數甚多臣在京定議時只調三萬五千名較之原請之數已爲酌減現又停調九千名若再行停調將來攻勦堵禦一切派遣不敷復行徵調愈覺曠日持久轉多周折此番務在一舉成功盡殲羣醜早一日奏捷即省一日糜費今旣議停楚兵則陜兵似未可遽議停調臣於途次見陜西

雲南受傷遣發回營之兵敝衣垢面臨陣數次已不得力正可裁汰以省糜費臣至軍營與傅爾丹等會商若新兵不為過多即俱行留用如尚可酌減寧將舊有之兵汰除留用生兵更加精鋭自必所向克捷功可速成臣已行文瑚寶令催官兵即日起程毋得遲緩奏入

諭曰催其速至軍營可耳是日髙越奏言現駐軍營官兵夫役每月需米二萬一千餘石今添派滿

漢官兵加以運夫人等約計添米二萬餘石通
計每月約需米四萬有奇自本年十二月至明
年五月半載之間統計需米二十五萬石現在
中書范清注認運米七萬五千石郎中王鏜亦
派運米七萬五千石核計所派兩商領運并從
前運送未竣之米如全數到營可得二十餘萬
臣又飛飭松潘打箭爐兩處同知辦運炒麪猶
慮兵行迅速軍中日有增兵而於明春二三月

間糧米或不及接續且凱旋善後亦須預籌糧米臣接奉署撫臣班第侍郎兆惠劄商又派委各府州料理正運帶運米共十四萬石分頭輓運以期無誤至一切需費計至明年五月約需銀八百七十餘萬兩署司宋厚移交銀六十二萬餘兩又浙江協餉銀二十萬兩俱已支發各項司庫並無存貯現在設法供應官兵出口不致貽誤至口外收發糧餉稽查臺站雖專委道

員分司總理猶恐站夫未能處處足數已飭成都府雇夫一千二百名委員押送出口交各臺站添設足數差遣之用奏入

報聞是日高越以川省正印各員調委辦理軍務者多必須揀發人員差委調遣使正印官得回本任料理地方事務奏請揀發同知以下十員迅速來川以備委用

上即命該部揀選發往

庚子

上諭內閣曰乾清門三等侍衛德山鄂實差遣處甚多而伊等行走亦甚出力著加恩俱授為二等侍衛是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前據侍郎兆惠奏稱護軍統領薩音圖陣前並不努力待下苛刻又膽怯不敢乘騎朕猶以為未然今詢及鄂實亦云陣前不甚勇往且以絃子解悶薩音圖

由侍衛授為護軍統領且朕加恩予以報効之路令其前往金川理當感戴朕恩奮勇力戰乃並不効力惟安樂是圖深負朕恩可傳諭經畧大學士傅恒將薩音圖革去護軍統領令在軍營披甲効力贖罪

臣等謹按賞罰者王者馭世之大柄也而於行軍為尤重伏見

皇上一日之間處分三事於德山鄂實之稍効微勞

則從而升奬之於薩音圖之茍且偷安則從而罷斥之至於臺站各員稽遲文報業經尚書舒赫德嚴条

皇上猶念其初經辦理情尚可原祇從寀議寛嚴輕重之間銖黍不爽如此所以昭示勸懲陶鑄人材者至矣

是日舒赫徳条奏驛站遲誤文報各員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曰覽所奏稽查臺務具見精

詳但該員等均係初經辦理情尚可原姑免嚴處
已降旨從寬交部察議矣至稽查臺務交司員三
寶辦理舒赫徳星馳前往照料川陝馬匹俾滿兵
得以速抵軍營所辦緩急合宜甚屬妥協此番因
經略大學士傅恒忠勤勞勩凡奉差大臣俱能振
作奮勉實力任事朕心實為嘉悅可傳諭舒赫徳
知之是日
上又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十九

日計大學士應抵軍營是日早間天氣微陰朕心默念若得瑞雪即可為來春克捷之兆亭午果見密霰繽紛吉事有祥深為嘉悦可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同此歡慶

臣等謹按天人感應之理捷於影響我

皇上敬

天勤民宵旰無斁而於金川之役矜卒徒之勞瘁念民力之輸將無事不本寛仁無時不加體恤是

以默祈捷兆不逾晷而瑞雪呈祥

聖主之感召

天和旋至立效如此

是日鄂容安奏言官兵起程於豫省趲緊一程

抵川即早一日臣查豫省程途渡河後鐵門迤

西直抵潼關皆高嶺深谷徑路偪仄止可按站

前進至河北一帶道途寬坦車馬易行從前淇

門驛至孟津縣行走三日馬匹有餘且兩站適

中之地已安設腰站不過百五六十里即可更換并為兩日儘可應付如原定淇門驛起身行百四十里至獲嘉縣住宿今可再行五十里住修武縣修武縣起身行百二十里至覃懷驛更換車馬再行六十里至孟縣若時屆申刻以前竟可渡河至孟津縣住宿計兩日行程每日仍不過二百里上下而較前已為趲緊臣現在開寫程途交淇門首站各官每起通知按照行走

庶使軍行迅速奏入

俞旨報聞是日舒赫德奏言驛站添設筆帖式領催實於軍務有益但現今所派筆帖式每員兼管兩站又加腰站二站即係四站相隔百有餘里

臣雖由兵部行文各員令筆帖式領催分駐站首站尾以便來往督察今一路查看筆帖式領催雖經分駐然中間所有正腰各站尚係無人來往馳遞事件仍屬知縣驛丞等經手而伊等

又未能自行查辦不過委之書吏驛卒風雨暮夜恐致貽誤仰請

勅下該部再派筆帖式領催每一正站駐筆帖式一員腰站住領催一名遇有緊急事件即令伊等親行遞送是添派之人既屬無多而一人不過馳送二三十里其事易辦當於軍務有益奏入

上命該部速行

平定金川方略卷十九

平定金川方略卷二十

十二月辛丑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現在調遣滿兵原因其驍勇精鋭逺過緑旗可速收克捷之效川省馬匹初雖遲誤及經略大學士傅恒指示調度又傳諭該督尹繼善前往料理尚書舒赫德亦復星馳查辦昨據高越所奏購買本省及陜

省馬騾年內可資應付則努三所帶留駐昭化之兵目下諒可全數進發即後起滿兵亦可陸續出口但不知此諭到日滿兵已到幾何各路官兵已到幾何總期早一日抵營可望早一日奏捷朕心實為懸切經略大學士其作速奏聞是日

上又命傅諭曰前據高越奏稱川省軍需年內至明年五月尚須撥銀八百七十萬兩經軍機大臣酌議本年十月以後已撥銀四百萬兩臘底春初均

可抵川現在又將湖南湖北江西省留備等銀湊足二百萬兩協濟如有不足應俟来春另行籌辦金川小醜初不意糜費如許物力兩年之間所用幾及二千萬從前西北兩路沙磧迢遥艱於餽運是以所費不貲今自成都至軍營程途幾何用兵時日幾何而糧餉之糜費較彼更甚其中必有經理不善之處但辦理至此勢難中止今通盤籌畫各省協撥數已浩繁不得已而動至留備撥此大

咼設再有遷延斷難為繼豈有因此而額外加徵

重累小民之理惟望滿兵速到大功速成不出朕

前諭四月初旬之期則雖多費帑項亦尚不至虛

擲一切機宜連日密諭中備細詳悉並將軍機大

臣等原議抄發經畧大學士傅恒閱看令其留意

再頃接岳鍾琪奏報現在黨壩用砲攻擊賊碉情

形看來此處兵勢稍振經略大學士前有由黨壩

進取之意計抵卡撒後定即赴黨壩周覽形勢熟

籌勝算自當由此一路進兵為是卡撒亦屬緊要

傅爾丹年近衰老一切堵禦攻勦尚須酌派強幹

大員協同辦理庶免踈虞著一併傳諭經畧大學

士妥酌調遣

壬寅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經略大

學士傅恒奏稱初九日途經天赦山路甚險阻上

下四十餘里雪後凍滑有馬十數疋墜入山澗官

兵馬迺俱未能到臣不忍獨自乘騎步行七十餘里並未勉强蜀道之險峻如此經畧大學士跋履艱難不辭勞瘁固屬忠勇奮發然未免過甚矣天下事自有中道過猶不及在臣子雖自矢匪躬然不可使為君父者聞之馳心廑念至有所不忍古人稱或勞心或勞力士卒義當勞力今聞跟役兵丁追隨弗及伊等均有人心見經畧大學士勤勞若是疇不感動奮勉誠力有不逮耳經畧大學士

調度機宜辦理章奏事無大小皆須縈神裁酌所謂勞心者合營將士不能及其萬一乃勞力之處又與士卒無異以一身之精神每日如此何以能堪朕聞之實增懸切不能欣喜也朕命達爾黨阿等隨行原為經略大學士一往直前恐至太過令其隨事勸阻今經略大學士竟日步行如此勞瘁達爾黨阿等何以不力為勸止行路尚爾交鋒之際更復何如朕輾轉於心不能暫釋有旨傳諭達

爾黨阿等嗣後經略大學士當聽其勸阻以慰朕懷至黨壩軍聲稍振經畧大學士此時想已到彼相度形勢自必乘機進取但現在滿兵至者不過三數百人尚不宜輕用其鋒當待陸續到齊厚集其勢便可一舉成功計亦不出三月末為過遲連日所寄諭旨俱已詳悉惟望如期告捷露布奏凱耳頃據傅爾丹等摺奏請補軍營將弁遺缺煩冗不止數千言各將弁均係應行題補之人軍前籌

辦攻剿事宜至關緊要何暇紛紜奏牘為此支蔓之詞著傳諭經略大學士軍前遇有將弁缺出即於現在人員内揀選委署即同實授俟凱旋後再行補題既足鼓勵衆心亦可少省精力將此曉諭兵弁知之是日

上諭内閣曰經略大學士傅恒及尚書達爾黨阿所奏自成都前赴軍營二摺著宣示中外經略大學士傅恒忠勇奮發宣力勤勞其殫心為國之丹忱

足以感孚衆志是以近日軍旅之事舒赫德尹繼善那蘇圖鄂容安等率能實力籌辦用速軍行朕甚嘉焉凡為臣子者内而亮工熙績外而敷政寧人各宜自矢靖共恪思匪懈豈必倡而後效始知黽勉況軍旅之事國家所不常有朕惟願與諸臣共享昇平之福不樂覩盡瘁於倥偬之際也但經略大學士傅恒如此忠誠勞勚在隨行將弁士卒目擊者固當激勵興起而内外大小臣工聞風者

亦必中懷敬服設尚不知奮勉不知效法於趨事
赴公之際仍懷觀望朕亦惟信賞必罰耳著通行
傳諭知之是日
上又諭內閣曰此次大兵征勦金川經過陜省地方
一切安臺馬匹事宜總督尹繼善俱能星速料理
調度得宜於軍行甚爲有益朕深爲嘉悅著將伊
從前革職留任之案加恩開復
癸卯

上諭内閣曰訥親自辦理金川軍務以來行事乖張心懷畏縮視士卒死傷漠不動念惟安逸是圖娛樂是躭而於道路之險阻兵民之疲憊從未據實入告朕因軍旅重大不容久誤特命大學士傅恒前往經略調遣滿漢官兵飛芻輓粟籌畫多方設令訥親張廣泗早行奏聞朕必加以裁酌不至多此一番勞費矣今朕於此事頗為追悔但辦理已成無中止之勢即此而論訥親張廣泗誤國之罪

可勝誅耶訥親張廣泗二人乃軍前之勞人僨卒所共切齒張廣泗雖經伏法而士衆尚未親覩訥親若在成都審明待報未免往返稽遲著舒赫德將訥親帶往軍前會同經略大學士傅恒一面訊明一面即將伊祖遏必隆之刀於營門正法令軍前將弁士卒共見之此旨著侍衛鄂實賫往交經略大學士傅恒尚書舒赫德遵照辦理是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經略大

學士傅恒奏稱此番必期成功若不能殄滅醜類臣實無顏以見衆人朕覽之深不以為然輾轉思之竟至徹夜不寐經略大學士沿途勤辦諸事精詳秉心之堅定大概可見此乃出於由衷非徒為大言者經略大學士此行為國事乎抑為一身乎如為國事則當思於事有濟使徒執一己之見而不計及國體是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金川之事朕若知征途險阻如此川省疲憊如此早於

今秋降旨以萬人交岳鍾琪料理更不必調派滿兵特遣重臣費如許物力矣奈無一人具奏朕實不知彼地情形今辦理至此籌畫周矣人事殫矣若夫成功則有

天焉或

上蒼不遽絕其種類俾偷生窟穴原屬化外於國家何

關輕重而强以人力抗

天心其將能乎經略大學士非不明察事機深悉理勢

現在酌撥帑項千萬有奇至動及各省留備銀兩
已屬拮据即使國家府藏充裕而罄小民之脂膏
捐士卒之軀命以供一人之必欲成功即天下之
人其謂經略大學士何則是朕必欲經略大學士
之成功而不惜小民之脂膏不惜士卒之軀命矣
天下其謂朕何況經略大學士此番忠誠勇往勤
勞盡瘁不惟士卒人人感發凡內外大小臣工孰
不欽動孰不欽服即萬一不能擒醜虜得巢穴而

有所斬獲亦得謂之成功何不可見衆人之有倘必存過甚之見直是專為一已轉無以見衆人即朕亦無以對衆人矣揆之事理岳鍾琪得士兵千人尚能稍振聲勢以經略大學士之壯猷滿兵之驍勁何堅不摧果能克取賊巢擒獲渠首固為全勝否亦必殲其逆黨躪其要地奪其堅碉彼必恟懼乞命乘此機會因而撫納亦足以振軍威而全國體在蠻夷絶徼控制之方只宜如此君臣之間

自有情義股肱心膂一體相關經略大學士平日在朕前休戚與共為何如者以朕此時之懸切知經略大學士夙夜勤奉思所以體朕心而慰遠念著詳悉傳諭知之

甲辰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經略大學士傅恒此次忠勇奮發滿兵驍果精鋭以此進取賊不足平將來若得勒歪刮耳崖傾其巢穴三

兩日内經略大學士即當凱旋迅速回朝一切善後事宜悉交策楞會同岳鍾琪辦理策楞已授為四川總督善後之事地方官尤為親切策楞陛辭時曾奏稱賊平之後安插番衆分佈防禦綏靖封疆事務甚繁非經年不能就緒伊欲先將番境經理完竣然後回省辦理地方政務必俟諸凡妥協方請陛見覲伊此語已得其要領足可仔肩經畧大學士即留彼經畫亦非旬日所能周備中朝機

務重大跡待贊襄既有策楞可托朕心無煩懸注

也至經略大學士初赴軍營之時山行竟至徒步

示與士卒同甘苦若古良將亦常有之至克捷還

朝則當肩輿就道非特經略大學士一人宜爾即

達爾黨阿舒赫德達青阿等均應乘轎乘馬各隨

其便以昭體統若復下同士卒肩摩履錯則在一

已轉為過於邀名而於國家等威亦無分别何以

令士卒知所敬畏其善體此意毋矯枉過正也至

於率領兵衆行走不能迅速所有凱旋之兵酌派
將弁約束按程還都經略大學士同達爾黨阿舒
赫徳等酌帶隨行官役即速前來以慰馳念再哈
攀龍所奏三摺據稱俱已具稟經略大學士其攻
勦情形係已過之事經略大學士到彼自必相機
調度其所陳兵將必須相習使之上下同心所見
頗是經略大學士定已採擇妥酌辦理其土目邪
正乃所深知想抵營自有斟酌又丁士傑所奏苗

兵不可派調藥箭不可弛禁似亦有見現在滇兵尚當停調何況黔省苗兵著將原摺抄發聽經略大學士裁酌是日經略大學士傅恒奏言本月初十日臣住宿燒湯地方烏爾登前來接見臣詢問近日軍營情形據稱金川現在乏糧尚不至於斷絶賊聞大兵將至於卡撒黨壩等處各添人防守此時尚未可以進取臣復問烏爾登既已來此馬奈止副將永柱一人是否足資防守

據稱永柱熟悉番情嫻於軍旅攻克申達皆得其力馬奈一路永柱儘可彈壓臣因地方緊要仍令烏爾登速回馬奈俟臣至軍營與傅爾丹詳悉會商如或永柱可任無煩大員則另派侍衛一員遊擊一員前往協同防禦將烏爾登調至卡撒軍營將來滿兵到時令其管領自屬有益十二日臣在龍肋住宿接閱傅爾丹摺內投誠番民審渣甲朗結等供詞并安插賞賚之處

就臣愚見此等番民若果係强壯之人准其投誠猶可去賊之脅從如不過老弱窮餓之徒盡為收納是轉為賊人减省口糧於我軍毫無禆益况此等從逆之人本應誅戮不過因其旣係投誠復行正法恐益堅賊衆負固之心是以姑許以不死耳若復加賞賚使之豐衣足食是賊人平時則敢於抗拒力窮又可投誠以圖賞恤殊乏創懲之道且其誠偽全無足憑置之番地

亦為非策臣意惟有解送成都令地方官收管稽查俟事平另行辦理至於大兵圍困力屈勢窮然後乞降則非投誠者可比自應即行正法至提標中軍遊擊李中楷現在管理提督全省之事而火藥亦伊專辦其所製火藥臣閱看甚覺精良已嚴諭一色安辦不得稍有參差但火藥於軍營關係綦重向來不無盜賣之弊臣欽遵

諭旨嚴行稽查令高越李中楷加意檢察臣至軍營更當於各處嚴查以杜賊人偷買之徑以清向來積弊奏入

諭曰諸凡留心實堪嘉悅佇待捷音之至耳是日兆惠班第奏言現在預備軍糈應以卡撒黨壩兩路為準卡撒昔嶺等處大營緊要存貯無幾而附近之崇德美諾占固各臺站積米頗多星即行令該司道等並撥夫役鳩集番民悉力轉運

并催趲各州縣官商勒限抵營臣班第前赴草坡沿途親自督催今計卡撒昔嶺木岡色爾力左右山梁等處軍營除日支外現存餘米萬石有零每日到卡撒官商臺運均有四百三百石不等足供舊兵暨陸續到營新兵一兩月之糧又據司道等會詳於内地各州縣共派辦米一十二萬石分運卡撒黨壩各六萬石内以二萬二千石飭各屬長運至黨壩一萬六千石飭各

屬長運至卞撒王鐣范清注二員分任兩路長
運數萬石到營以現在所運合之内地增派之
數即大兵續到亦足供給臣等行令司道通飭
承辦官除臺站正運按日遞送足額外其州縣
帶運商民包運之米均酌道里遠近難易勒定
限期每月到營若干依次交清分別功過使無
推委遷延方足以收實效惟番地春寒較甚雨
雪泥濘夫役未免視為畏途然如此豐裕儲備

可冀不致貽誤至甲索現有餘積即添兵萬餘
猶足供一兩月之用又離黨壩漸近尚堪渡河
接濟正地馬奈兵數均屬無多且現有存貯之
糧即旅夫稍有增加兵食亦可敷用南路内地
發運之米酌定續添數目弁於松潘子龍附近
處所採買炒麵牛羊以資配搭總期多爲儲備
寧盈無缺臣等通盤確算卞撒黨壩馬奈正地
甲索五路需用兵糧存營及沿途已運出口者

幾至十萬再加近派西路軍米十餘萬石南路軍米二三萬石已足供新舊兵數月支食擬於卡撒籌備五萬人之糧黨壩籌備三萬餘人之糧甲索籌備一萬餘人之糧馬奈正地兩處共籌備一萬餘人之糧俱已分頭趲辦務期預有存積不敢稍有玩忽奏入

報聞

乙巳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金川用兵定不可過四月初旬之期朕已屢經傳諭今晨恭請

皇太后聖母萬安蒙詢及此事朕以經略大學士傅恒所奏如不成功無顏以見衆人之語陳奏奉

皇太后懿旨經略大學士傅恒此見實為太過經略大學士此行原為國家効力非為一已成名如為成名起見豈有國家費如許帑項用如許生命專以供一

已成名之理況退縮貽誤者朝廷旣治其罪而經略
大學士傅恒忠勇奮發任事如此何不可見衆人之
有且人事既盡成功與否則當聽命於
天若
天意不欲殄滅醜類人力何能强違經略大學士傅恒
之出力期於國事有濟也必謂不能成功即不可見
衆人誠思果如所見於國事為有益乎否乎自宜遵
奉朝廷前旨為是朕思

皇太后諭旨聖明洞悉事理益覺經略大學士傅恒所
見之偏於建功立業也然以朕觀
皇太后之意亦非止為經略大學士傅恒而發乃為朕
躬因金川用兵宵旰焦勞仰屋
慈念也可將此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令其敬體
懿訓以慰朕懷至進兵取道自應直趨賞𡼩彼處與勒
歪較近兩酋現住於此安知非
天意留以待經略大學士之成功耶勒歪既得刮耳崖

自可傳檄而定卡撒雖屬緊要但堅碉林立險峻逾常始之可進之路皆為誤國者所僨事以致賊知防範凡可進之路今皆賊兵精銳所萃大兵不可久頓應分滿兵二三千人交傅爾丹或酌派烏爾登等協助在賊酋知我大兵已趨黨壩必撤卡撒之衆盡銳抵禦彼時我兵乘卡撒空虛以攻其無備是亦出奇制勝之策若因岳鍾琪先在黨壩聲威稍振經略統兵前至似與之爭功又或因卡

撒進兵較難不當舍難就易此種見解俱不必存經略大學士統攝全軍衆人之功皆其功衆人見知於經略大學士即可見知於朕岳鍾琪亦必樂於經略大學士麾下奮勉効力即傅爾丹一舉成功亦皆稟承經略共策殊勲何分彼此用兵之道斷無舍易就難之理原應攻瑕擣虛以正合以奇勝鬬智而不鬬力若必為所難為乃一夫之勇大將當不出此令朕若早知川省物力疲敝地方險

阻實不肯為此舉而此番料理已未免有類狐注
如四月初旬已能攻困勒歪全勝祇在呼吸自無
虧一簣而棄前功之理否或連陣克捷大挫賊鋒
亦可收局倘仍不過在卡撒黨壩之間遷延觀釁
則勞費無已勢將難繼此朕四月初旬之諭所謂
諄諄也舒赫德職司國計並宜深悉一切留心其
軍前糧務關係緊要現有奸棍私買餘米射利一
案經兆惠等叅奏經略大學士自不必分心及此

惟知會兆惠等令其實心查察嚴飭官商毋致滋

弊可耳

戊申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據高越

奏稱蜀中輓運軍糈全資民力輪流更替即村落

鄉民亦多徵發不已近添新糧募夫尤衆一出陶

關山路險峻雪深氷滑艱苦視内地倍甚成都米

價昂貴民食艱難請將常平倉穀碾米平糶現在

竭力辦理據實陳奏觀此則川省物力虛耗大概可見高越雖稱據實直陳恐困憊情形尚有未盡形之奏牘者前此傅諭以四月初旬為期益深有見於此也但事機所在呼吸殊形數千里外豈能遥度昨據經略大學士傅恒奏稱將來若下班師之詔請先降旨詢問容臣覆奏到日然後撤兵自朕思之識時務者為俊傑今我兵攻剿應以十分計之總以三月二十以後四月初十以前為準若

此限内已圍困勒歪刮耳崖是成功已及八分即稍逾期至四月杪五月初亦應得傾其巢穴尚屬不為遲滯若於此際撤兵豈不可惜縱使莎羅奔郎卡未遽就擒亦不過釜底游魂如班滾今日耳何足介意亦不必窮搜矣而得勒歪即可謂之犁庭殱醜足以告成功如三月二十以後四月初十以前尚不過一二分費力攻取卡撒黨壩間僅得其半而繼此之後險巇更甚著力更難則日復一

日盼望徒般制勝莫必糜費將無底止京兵亦難久駐若待詢問奏報往返又須經月轉益勞耗此等機宜間不容髮既不能遥定惟在經略大學士虛衷燭理審機度勢設前此固執之見幾微未忘於國家大計正恐未能周悉經略大學士此行為國家任事豈為一已成名耶舒赫徳策楞等俱宜深悉此意總之軍務固為緊要内地尤切撫綏吾成之功不可棄難成之功不可圖於應機決策之

際衡量輕重是在親履行間者悉心體會經略大
學士向之所見未免為一已功名朕所指示乃國
家正理諸臣其共體之三月二十間即應遵此旨
將大概情形可望不可望之處奏明是日
上又命傳諭舒赫徳尹繼善策楞班第曰川省軍興
以来一切夫馬糧餉供億浩繁内地民情疲困殊
甚現在添調滿漢官兵陸續抵川料理尤為緊要
昨據高越所奏辦理糧運馬匹諸事雖足供支無

誤而拮据之狀已可概見不知目下該省實在情形若何著傳諭舒赫德等一一留心體察據實奏聞有應行辦理之處即一面辦理其現在大兵經行地方沿途供應是否不至周章旬日以來未據舒赫德等將此詳悉具奏朕心深為懸注再川省馬匹現據高越奏有八千餘匹且有八旗山西湖北之馬將次到齊足備乘騎之用滿漢官兵接起前進現今如何行走明年二月初旬是否可以全

抵軍營其在途次者作速催令前行總之早一日則有一日之益可令舒赫德等速為查辦并不時入奏以紓西顧之念

己酉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前因傅爾丹等奏稱呰粑拉鳥鎗於軍營甚屬有用是以京城派往兵丁二千令帶往一千桿船廠黑龍江派往兵丁三千亦令帶往一千桿現今造辦處又

成造二千桿倘軍營尚屬需用自應送往若就帶往之鳥鎗可以敷用即可無須再送路途遥遠又係重物由驛站馳送亦屬艱難可傳諭經畧大學士將前項鳥鎗軍營應須添補與否酌定作速具奏是日

上又命軍機大臣等傳諭湖廣雲貴河南四川各督撫曰經畧大學士傅恒奏稱川省辦理糧運甚關緊要自成都出口一路共設糧臺三十三處經理

各官悉係部中揀發試用之員未經歷練難以勝
任請於湖南湖北雲南貴州四省內令該督撫量
揀道府同知咨送川省委用朕思經略大學士現
抵軍營督師進勦不日即可奏凱運送軍糧刻難
遲緩若行令各該督撫遴選派往恐稽時日今朕
於就近省分派出道府同知三十七員令往軍前
專辦糧務各督撫接到此旨限於三日內即飭各
員馳驛星速起程不得稍有遲誤此內知府同知

三十三員到川後令每人專心管一臺並將三十三臺分作四段所派道員四員各管一段令其往來稽察總理督率將來辦理妥協事竣咨回該省即以軍功議叙其庸劣者立即叅劾如此責有專屬庶糧運不至貽誤於軍務甚為有益可傳諭總督新柱張允隨巡撫彭樹葵開泰圖爾炳阿愛必達鄂容安等令其即照所派名單迅速遣往毋得稍遲並傳諭策楞班第知之

平定金川方略卷二十